

古典文學 佳作 黃 戈

個人簡介：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九十後。第四十八屆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冠軍(香港)。另亦曾獲青文獎亞軍、優異獎以及中興湖文學獎和月涵文學獎。偶爾寫作，散見「虛詞」、《無形》、《方圓》等。

---

〈方保真先生小傳〉<sup>1</sup>

先生姓方，名保真，廣東新安人。其先渺遠，世系難稽，近歲遺老，事記茫然。或曰舊時昔歲，香港仔避風塘上，初有太白先生水居。庖廚所善，南北行商往來，多喜太白手藝，由是名氣漸顯。後之爭雄者，即海角先生、方保真先生也。漁村小塘，固亦微塵，然則方寸之間，割據崢嶸，遂成鼎足之勢，三分水上，如是經年矣！野語有之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信哉，是言也！庚申壬戌，時維西曆一九八零至一九八二年。太白先生與方保真先生合；越二年，則海角先生亦合於方保真先生。三家成聚，盛世殷繁，蚌珠光耀東方，亦為一時佳話。

唯惜歡愉苦短，勝筵難續。世紀倏忽日暮，海角先生橫遭錢潮急風，黯然歸之呂宋；<sup>2</sup>後及十載輪轉，千禧將盡，又逢花旗堤潰，漫流狂奔，寰宇鳴潮大嘯，<sup>3</sup>保真太白，故亦不免。又十年，西曆二零一九，歲暮，瘟風初肆荆楚，繼之中國，繼之世界。<sup>4</sup>保真先生殘軀半百，卒然病之，神枯氣弱，游絲散衰。苦纏既無益，遂效海角先生賦歸，於時則壬寅年六月十四。

先生初發之日，天陰雨微，堤岸送行者有之，陸道攝影者有之，西人華人，臨風泣別，楊柳未見，其情依依可思也。西沙急風，南海怒濤，徘徊之際，蒼茫之間，突聞先生六月十九葬身魚腹，驚愕未已，又謂先生浮沉海天，尚未亡故。嗟乎！死者不復生而卒能復生者，其事稗官野語，無足可奇，至若新聞所載，不免荒唐詭怪。有司東主，各執一詞，亦無從考也。

---

<sup>1</sup> 珍寶海鮮舫

<sup>2</sup> 金融風暴，一九九七。

<sup>3</sup> 金融海嘯，二零零八。

<sup>4</sup> 新冠，二零一九。

余生也晚，未嘗親歷其盛。蓋亦童蒙愚迷之時，保真先生中天日轉，瘟風疫雨之間，則西斜漸甚，日暮途窮。分合盛衰，吾知之；「天道周星，物極不反」，吾亦知之。盛而衰者有之，衰而盛者，亦必有之乎？夜則長矣，夜則永乎？前事俱往，來者難測，擱筆於此，無復多言。蓋亦先生南海之時，余已離港來臺，香江舊事，不過拙筆聊記，非效昌黎〈毛穎〉。

〈殘戈記〉

田生者，無頭而兩足也。昔有刑天與帝爭，斷首而葬之常羊，此亦野叟能知，童蒙可曉也。靖節先生詩云：「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則其勇悍氣盛，萬古不衰，讀之感之，雖幻而真，雖虛而切，長夜將盡，則掩卷長歎矣。按《山海經》有「以乳為目，以臍為口」之語，以此視之田生，則非也。而田生猶能目見口說，神理幽眇，卒不能通其機理，亦奇之有奇乎！

某日，田生獨遊新竹，驚濤石裂，岸土崩然。往而探，一物半截，銅斑鏽蝕，泥黏藻纏，橫躺水木之間，似待時而非時也。田生持之惑然。蓋其物非刀非劍，非矛非槍，論棍則端置鋒刃，平橫又非鋤犁，刺勾擊敲，其用何為？素聞於劍則君子，於刀則王霸，棍而庶民易得；槍而眾兵易為，此物何足觀之？抑或實無足觀？得物無所用，田生欣然拾之而往也。至夜，西山月落，中天星沉。田生寐寢之間，忽聞人聲步響，起而應，答曰：「吾擱淺水灘也！幸君援之以手，特承月色謝之，無擾清夢。」田生怪焉，起而視之，則蟲嘯虛谷，蝶舞醜石，門外窗外，豈有人哉？淺睡短夢，困倦未退，田生無暇細考，回床復寐，未幾鼾聲大作，又夢黑甜。惟枕邊忽見一物，憑空軸轉，陀螺自旋矣。

正午夢後，田生遙聞朝市喧鬧，遂往，至則市人潮聚，齊頭舉目，蓋亦雷公躡雲，奔逐狂蛇也。然則蛇身濕膩，皮厚而韌，雷公電光煜煜，其尾則未能燒之。雖神化無窮，百技齊放，狂蛇戲若等閒。田生又惑然。雷公與蛇，非徒《廣異記》所載，東坡〈武昌銅劍歌〉亦有是言，今日所見，豈事文裂異如此乎！相鬥之間，雷公仰天長嘯，金聲鏗然，其身耀光大作，環之而本相畢露，形則銅劍也。利刃

破風，狂蛇迎刃而二截，中空墜之，落地黑水兩攤，濺之惡臭難聞，市人避逃四散，獨留田生與半截小人。

小人曰：「其劍兩肋碧花，西江蛟血也，吾知之，雷公即許旌陽斬蛟第三劍。」言未既，田生答曰：「汝亦知乎東坡之詩乎？」小人曰：「諾！若彼神物，吾知之已久，非自詩云。蓋神物者，物自神也，如富商之子，子自富之。神者凡者，富者貧者，階級複製，父幹天成，汝亦廢物，吾亦廢物，補天之功，唯神所持，吾輩無待，亦不能待也。吾乃非時之人，夏商見之，春秋弱之，兩漢則已無聞，劉鐵雲所謂：『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是言也！唯昨日之日，狂蛇騰海，覆舟之際，君助之，再謝！」言畢，小人作揖辭別，碎步遠行。田生別後憶其髮銅如鏽，色同殘物，奇之，歸而殘物亡然矣。

=====

## 評語

### 蕭麗華老師評語：

這次參賽的作品中。各種文類都有，而且都很出色。為了均衡不同文類的評選，古文類最優選的作品仍被建議放入佳作中。這兩篇文章〈方保真先生小傳〉、〈殘戈記〉保有司馬遷為小人物作傳的精神，同時也是杜甫以詩紀實人物和唐宋古文家為民間野史人物紀傳的理念之延續。作者的文筆精鍊、平實有序、評讚有力，都能入傳記文體的精髓。